

## 走近永嘉四灵二十年

戴柏葱

时光荏苒,似乎只是转瞬之间,我的学生时代已经过去十多年。回首往事,学生时代最难以忘怀的,便是对温州地区南宋时期的诗歌群体——永嘉四灵的走近和悦纳。

对永嘉四灵产生浓厚的兴趣,大约是在我读高中时。那时第一次听说了“永嘉四灵”,但没有多少机会去了解他们。后来到了大学,又因为读的是中文专业,于是便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他们做更加深入的了解与研究。

可以说,对他们的了解和研究是贯穿我整个大学四年生活。这期间,更有很多难忘的事情,虽然其中有些无知不谙人情,却有趣难忘,让我记忆犹新。

### “徐玘是哪个单位的?”

因为在某本资料上,看到了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玘去世后,有“葬于瓯海郭溪”的记载,于是第二天便出发去郭溪了。

因为那时的网络还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,因此我并没有查到太多关于徐玘的相关消息,更遑论关于他墓地的具体记载。因而,我那时的第一个想法,便是先去瓯海区府的文联,看看能不能讨点相关的资料。

于是,第二天一早就直奔瓯海区府。先是打听文联办公室,然后有些冒失地径直闯入。

“你好,我是温州大学的学生,瓯海有位文化名人,叫徐玘,我想来文联找些关于他的资料。”

“徐玘?没听过,那么,他是哪个单位的呢?”办公室一位戴着眼镜很斯文的中年人,打量了我一眼,反问道。

“徐玘死了都快一千年了……”我很尴尬。

我生怕被办公室里无知的气息给传染了,于是愤然离开!

后来坐车到郭溪镇,便不再抱希望去向别人打听了,一副满是孤高自傲的样子。那天下午,我就这样忧伤地在郭溪镇周围的山前徘徊悻悻,像一个失魂落魄的人,直到快日暮了才快快乐乐坐车回学校。

### 《永嘉四灵诗集》我抄了一年

还在高中时,我就了解到了温师院

陈增杰老师曾在80年代中期校点辑录了永嘉四灵的诗歌作品,出版了《永嘉四灵诗集》。

于是我到大学图书馆的第一件事便是找这本书。好在我很顺利就找到了,虽然书看起来十分陈旧了,还有些“灰头灰脑”,但我却如获至宝。

后来,就想对永嘉四灵的诗歌做些最基本的分类汇总工作,譬如“唱和”一类,“写景抒情”一类,只是书总是到期了又得还,然后再借,如是确实有些厌烦。

于是一个大胆又尴尬的想法在我脑海里产生了:我为什么不能说自己丢了这本书,然后做些赔偿呢?这样,书就一直在我身边了,我也不用这么麻烦了。

这个想法,困扰了我一个星期,不过最后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。

原因有二:一是这本书图书馆只有一本能借,我若据为己有,以后如果有其他同学想了解永嘉四灵,就再也不能在图书馆借到它了;二是图书馆规定图书遗失,需照书价两倍赔偿,有特殊价值且贵重的书籍,按其价值赔偿,《永嘉四灵诗集》定价2.20元,两倍就是4.40元,但我以为这本出版快二十年没有再版,而且当时又没有其他人整理出版的关于永嘉四灵的诗集的书,它一定是属于“有特殊价值且贵重”的书籍无疑,我怕赔不起。

出于无奈,又想身边有这本书以便随时翻阅,于是就想起了欧阳文忠公。据说他幼年失孤,家贫无资,无书可读,便“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,或因而抄录,抄录未毕,而已能诵其书”。我为什么不能向他学习呢?况且大学生活,多的就是闲暇的时光。

于是,我从大一下学期开始,利用闲暇的时间,陆陆续续抄录《永嘉四灵诗集》,直到大二下学期,才完整得抄完了整本书。在抄录过程中,我还顺便把永嘉四灵的诗歌做了最基本的分类汇总。

### 我见到了陈增杰老师

等我到了温大(温师院),十分遗憾的是,《永嘉四灵诗集》辑录校点的作者陈增杰老师,已经不在教学岗位了,我后来虽然也读到过不少他所写的关于永嘉四灵的论文,只是当面求教的机会似乎却没有了。

后来,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我得知陈增杰老师虽不在教学岗位了,却还在温州师范学院的学报上做编辑工作,而学报编辑部就在市区学院路上的老校区那里。

于是,我提前准备好几个想求教的问题,便直奔温师院学院路上的老校区。

那时的温师院学报编辑部,就在进大门右侧第一栋教学楼的一楼,很好找。我敲门进入,陈增杰老师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。

陈老师看起来有些瘦弱,但眼神很睿智,身上满是传统学者的宁静和安详的气质。当得知我的来意后,陈老师却并不怪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唐突失礼,反而放下笔,准备认真回答我的问题。当时问了好几个问题,有几个记忆犹新,有几个已忘得一干二净。但陈老师的回答,我却都大致还记得清楚。他回答我关于如何评价永嘉四灵时,说了很多,还特意提到他们出现的诗歌背景,以及作为一个群体在诗歌史上的意义。说到他们的诗歌,陈老师还提醒我要关注他们生活的时代,以及温州的地域特点。

陈增杰老师的话,让我茅塞顿开。

后来,当我写作《从野逸清瘦诗风看永嘉四灵的苦吟审美追求》一文时,其中将四灵这种追求“搜景物象”,“文字工巧”的审美情趣的形成原因归纳为“社会时代背景”,“诗歌本身的传承发展”,“诗人自身的遭遇与艺术好尚”,虽无新意,但大致都是受到陈老师的点拨而来。

工作之后,我仍然对了解永嘉四灵有着浓厚的兴趣,并坚持搜集资料,并阅读他们的诗集。

大学毕业至今,已愈十多年,我看着永嘉四灵被很多人做冷门研究对象,竟几成小热门。我看到知网上有大量关于永嘉四灵的论文;我看到台湾有学者写了关于永嘉四灵的专著;我看到浙江社科院吴晶女士写作了《永嘉四灵传》;我看到浙江大学赵平先生重新辑录出版了《永嘉四灵诗集》;我看到乐清余力先生笺注了《翁卷集》;我看到民国徐乃昌影毛氏钞残宋本《永嘉四灵诗》付刻2册,2010年在北京保利拍卖公司拍出了72800元的价格;我还看到了因为文化热

永嘉四灵被温州市,永嘉县政府不断宣传提起……

而我,还在读永嘉四灵的诗。  
春天,我读赵师秀的《春晚即事》:  
一身来作吏,白日算徒劳。  
尘土侵衣重,年光如鬓牢。  
春深禽语改,溪落岸沙高。  
柳下垂钓者,吾今愧尔曹。

夏天,我读徐玘的《六月归途》:  
星明残照数峰晴,夜静惟闻水有声。

六月行人须早起,一天凉露湿衣轻。

宦情每向途中薄,诗句多於马上成。

故里诸公应念我,稻花香里计归程。

秋天,我读翁卷的《野望》:  
一天秋色冷晴湾,无数峰峦远近间。

闲上山来看野水,忽于水底见青山。

冬天,我读徐照的《和翁灵舒冬日书事三首》(其一):

石缝敲冰水,凌寒自煮茶。  
梅迟思闰月,枫迟误春花。  
贫喜苗新长,吟怜鬓已华。  
城中寻小屋,岁晚欲移家。

我也还在搜集与永嘉四灵相关的资料。从下载各种论文,到购买新出的专著。甚至因为毕业了好多年才从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了陈增杰老师的《永嘉四灵诗集》而感慨,写下“一书十年得,读之泪莹莹”之句。

但读得多,写得却少。近些年,只写过一篇《永嘉四灵不能完全说是叶适炒作的结果》文章,来反驳浙江大学赵平先生在《永嘉诗派与永嘉炒作文化》一文中提出的“永嘉四灵是叶适炒作的结果”的观点。

近几年,我不仅在自己的学校开设了《四个传说中的永嘉人》选修课程,带领学生走近永嘉四灵及其诗歌世界,而且也开始写作一些所谓的诗歌,以此来寄情山水……

别人研究永嘉四灵和他们的诗歌世界,我似乎已经走近了他们的诗歌,也悦纳了他们的“世界”!

而故事,还在继续!

## 百岁奶奶二三事

陈智峰

我的奶奶出生于1919年,恰与“五四运动”同龄,是村里两位百岁老人之一。

奶奶的白发至今不多,精气神也尚好,假如你从远处乍一看到,甚至会误以为她只有六七十岁的光景,完全想象不到她已是期颐之年。奶奶耳聪目明,能自己爬楼梯上下楼,有时甚至还喜欢自己动手洗衣服。

奶奶记忆特别好,她甚至记得我们孙辈小时候的一些趣事。我表弟森森三岁时,曾一个人沿着公路从岩头镇上一路走到我的老家芙蓉村。虽然两地相隔才两里,但对于一个三岁小孩而言不啻百里之遥。森森来到我家,问跟他同岁的我弟弟:“智洋,你爸呢?我爸有没有跟你爸在一起?”奶奶那时正在煮粥,见状问表弟:“姆,你跟谁一起来的啊?”表弟回答说:“一个人啊。”奶奶一听,赶紧扔下手中的柴,拉上表弟就往外走。果不其然,姑父家里人已经急得团团转,以为表弟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呢。

奶奶每次说到这里,都会笑出声来。对于这段陈年往事,奶奶记得一清

二楚,对其中的一些细节,绘声绘色,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而事实上,表弟森森和弟弟智洋,都已是两个孩子的爹了。

奶奶虽不识字,但却记得很多我们当地的谚语。我回家看她时,她常会在与我们的闲聊中,不时地冒出一二句,表达对当前天气和最近节气的看法。今年暑期我回老家,正值八月初,她对我说,“七月底八月初,大水满树丫”。没想到几天后,台风“利奇马”就来了,永嘉也因此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洪水。我在痛心家乡受灾的同时,也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留下的这句饱含智慧的谚语。

在奶奶的影响之下,我也零零星星地记住了一些谚语,有时把它们写入文章。去年在某报刊发表的《“金色麦浪”非秋天景象》一文中,引用的“大麦枇杷小麦李”,就是小时候从奶奶那里听来的。如今我把它引用在文章里,让更多的人知晓。

奶奶对玄孙辈们特别宝贝。有时亲友送给她一些零食,她常常舍不得吃,

等孩子们来了,便拿出来分给他们。今年清明节,我们回老家扫墓,她把一箱八宝粥分成四份,各用袋子装好,分给弟弟和我的四个孩子。虽然八宝粥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,孩子们对八宝粥也并不大感兴趣,但我说“阿太”的心意你们一定要领的,于是就带回了家,至今放在餐桌旁的酒柜里,不舍得吃掉。我们每次回老家,也都带一些如小面包、小蛋糕之类酥软的零食。这些零食大多由小女阿西送到她阿太手里。当我剥开一个,递到奶奶的嘴里,奶奶总是一副满足的样子,嘴里念叨着“真相能”。就在零食的传递之间,爱和亲情也在传递。

奶奶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四,所以每年中秋节,我们家都是提前一天就开始过节的。今年八月十四那天晚上家里尤其热闹,四世同堂,共祝奶奶一百周岁大寿。生日蜡烛点亮之时,奶奶安详地坐在椅子上,慈爱地看着已逾耳顺之年的儿女、正直壮年的孙辈和活蹦乱跳的玄孙辈,笑得合不拢嘴。高兴之余她不忘小声问我:“阿西呢,怎么还没来?”

她一直惦记着远在杭城求学、未能返家过节的小女阿西。

国庆长假回老家,奶奶迫不及待地拉着我的手,跟我说:昨天村书记带着镇里和县里的领导来家里看望她,送了一块匾额、一个红包和一套被子给她。然后带我去她的房间看匾额和被子,匾额还没来得及挂起来,就靠在她的床边。那是一个实木的黑底金字匾,上书“盛世人瑞”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,落款是“中共永嘉县委”和“永嘉县人民政府”。于是,我立即去找来卷尺,量好尺寸,在墙上找好位置,又找来枪钻和膨胀螺丝,和我爸一起,郑重地把这个厚重的匾额挂在饭桌的侧墙上,让它与一个大大的“寿”字匾额并在了一起。看着挂好的匾额,奶奶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,喃喃自语:“真好!真好!”

此情此景,我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,配文“老百姓的小确幸”。

有一位寿登期颐的奶奶,是我们全家之福!

愿我的百岁奶奶就这么一直健康下去,安享生命中每一次小确幸。